

古印度哲学中的
唯物主义流派

尼·彼·阿尼凯也夫著

古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流派

尼·彼·阿尼凱也夫著

丁 彥 博 譯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Н. П. АНИКЕЕВ/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ДРЕВНЕ ИНДИ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1957

本書根据苏联“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本譯出

古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流派

尼·彼·阿尼基也夫著

丁彦博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1/32 印張2 字數39,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200

統一書号：2074·85

定 价：(7)0.19元

封面設計：赵 晴

目 录

导言	1
一 吠陀时期反宗教思想的萌芽	11
二 奥义书和史詩中唯物主义与唯心 主义斗争的反映	16
三 印度哲学主要流派的起源	23
四 印度中世纪的唯物主义与科学	39
五 中世纪末期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	54

导 言

印度共和国在其政治上独立以来的比較短的时期内，由于始終不渝地为巩固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势和加强各国人民之間的友誼而进行斗争，已經在全世界博得了极大的声望。最近期間的重大國際关系問題，沒有它的参加而获得解决的，或者它不曾說过有力量的話的，大概連一个都找不到。就其在國際事务上的道义声望和举足輕重看来，这个国家有权居于世界大国之列。

馬克思在 100 多年前具有先見之明的預言是应驗了，当时英国人是以印度的全权主人和統治者自居的，甚至想也沒有想到会失掉这颗“不列顛皇冠上的珍珠”，而馬克思写道：“我們总能有把握地期待，在多少遙远的将来，这个巨大而有趣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秉性高尚，甚至在最低的階級里，如果用薩尔退科夫侯爵的話來說，也是‘比意大利人更精細更灵巧’的；……这个国家曾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宗教的发源地，从扎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类型，从婆罗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类型”^①。

列宁曾經指出，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把中国、印度以及其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4 年中文版，第 393—394 頁。

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完全变为全世界政治中及用革命手段来摧毁帝国主义的行动中的积极因素①。

印度在頑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了独立。在它面前摆着巨大而复杂的任务：消除殖民地枷鎖的严重后果，建設其本国經濟和提高劳动群众现在仍然很低的生活水平。

印度现在正处在复兴的时期，在这时期，这个国家回顧着它的过去，回顧着它的宗教、哲学和各种社会形态；它对其中的某一些加以摒弃，对另一些重新加以考虑，对又一些則加以承受和发展。尼赫魯对他国家的命运这样沉思地說：“某些我仅仅蒙朧地意識到的思想、情感与要求的混合起来的東西使我行动起来，而行动又叫我返回到思想和理解‘現在’的愿望上去。‘現在’根源于‘过去’，因此我曾对‘过去’作过探索的旅程，总想着在它当中寻出一个端倪以認識‘現在’。……‘过去’的历史已消融于同时代的历史里；它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跟苦痛和欢乐的感情連接起来”②。“‘过去’压迫着我，或是当它接触到‘現在’的时候而好象变为富有生命力的‘現在’的那种模样，它有时又使我充滿着温暖。如果它不是这样，它就要冷酷、无聊、无生气、无趣了”③。由此可見，印度的过去不是具有抽象的理論趣味，而是象当前的新聞一样能够激动人心的。这一切，不仅在印度本国，而且在远离其国境的人們中，引起

① 參閱“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82頁。

② 尼赫魯：“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12—13頁。

③ 同上書，第29—30頁。

了对这个不平凡国家数千年历史的真正深切的注意。

西方的反动学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歪曲和诽谤印度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文化遗产，认为这是传统上消极的、毫无生气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因而是必需殖民主义者来“指导”的东西。布尔加宁曾经说道：“殖民主义者努力为他们的政策和他们对亚洲人民的统治作辩护，曾经试图而且现在仍然试图证明这些民族在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是落后的。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亚洲人民的历史发展，在欧洲人民出现在历史舞台之前好久就开始了。如果说亚洲的社会和政治进展在过去几世纪被延缓了，被阻止了，这并不是由于亚洲人民的过错，而是由于殖民主义者的过错……。”①

布尔加宁所提到的那些殖民主义者，在极大的程度上是靠捏造印度人民的精神文化史（包括哲学史）来建立其所谓印度人民是劣等的这个“理论”的。

正如尚属于纪元前三世纪的古印度关于治国安邦术的论文“利论”中所说的，在印度自古以来就认为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明灯，完成一切作业的手段，和一切义务的支柱”。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把哲学称为“指导人类生活中的线索”。

印度伟大的哲学研究者和杰出的政治家拉达克里希南在论及哲学时说，哲学是指导其他科学的主要科学，因为其他科学都有这样一种倾向：没有哲学的帮助，就会变成毫无结果的和轻举妄动的科学。

由此可见，对于印度哲学的这种或那种见解，反映出对印

① 见 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度人民一切精神文化的态度。在评价任何国家的哲学遗产时，从来也不会有一致的意见，而经常会看到各种不同观点的斗争。在印度哲学方面，这种斗争具有特别的尖锐性和现实的政治意义。宗教和伦理问题在印度哲学中占有重大的地位，这是它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资产阶级的研究者往往把确定这些问题在印度哲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作为各式各样夸张古印度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借口，而事实上我们在印度思想的源流中可以找到深刻而强有力的唯物主义思潮。

*

*

*

我们从所知道的大量论述印度哲学的书籍中证明，资产阶级学者在搜集和翻译古印度哲学文献方面、在确定各个哲学学派的分期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作过相当多的工作。但一般的结论却显示出资产阶级印度学的极度贫乏和脆弱之处。资产阶级印度学实际上是在两种初看起来是相反的、然而同样是拙劣的观点之间发展起来的。其中一派的拥护者们（19世纪初由史雷格尔和库桑首先倡论）都曾宣称，印度哲学发展中的唯心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的路线是它的最高成就，这一点最充分地体现于吠檀多派。他们不仅把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看作是印度思想的庄严，而且看作几乎是人类所积累的一切智慧的最集中的表现。例如，史雷格尔就企图证明，在印度唯心主义的灿烂光辉和力量面前，甚至欧洲人最杰出的哲学——希腊唯心主义——竟好象在耀眼的中午阳光下闪现着的普罗米修斯的星星之火了。

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绝对不是由于对印度人民的友爱

所决定的，而是充分地表现了功利主义的目的。吸收印度的极其丰富的哲学遗产只是为了要证实似乎在人类文化的最初便已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体系而已。这一点在叔本华对印度哲学的評價中表現得特別明显。他对资产阶级的印度学是起过很大影响的。

叔本华为要证实其“世界是意志和表象”的基本原则，曾求助于印度哲学道：“这一真理絕非标新立异。它……已經为印度的哲人們所認識，形成吠陀哲学的根本原理”。①“……在印度的倫理学中……指示人們要爱近亲……容忍一切凌辱；对一切怨恶报之以德和爱……甘心而欣然地忍受一切誹謗……捐弃一切财产，抛弃故居和奴仆；远离人世而进入宁靜的沉思，为了彻底禁欲而甘愿苦修和进行痛苦而緩慢的自我折磨；这样，終于导致自愿餓死，使人成为鱒魚口中之食，或从神圣的喜馬拉雅山的峭壁上跳下，或活埋自己，或委身于大車的輪下……。不管这些指示如何使印度人民在許多方面退化，这些指示的原理在 4,000 年前就萌芽了，而且直到現在还在奉行……”。② 因此，叔本华作出結論說：“在千百万人民中奉行了这么久的东西不可能是任意捏造或幻想的，这應該是起源于人类本性”。③

叔本华的信徒多予生，依据这些观点，企图作为印度人民

① A. 叔本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900 年俄文版，第 403 頁。

② 同上書，第 4 頁。

③ 同上書，第 404 頁。

的政治导师的角色出現，在印度人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劝告他们少关心实际生活，而以“永恒的吠檀多精神真理的静思”自慰，这种吠檀多真理的静思似乎至今还“留存在多难的印度人的心中”。①

在目前，利用印度哲学来论证某些反动的政治原理的意图是特别明显的。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不但宣称在伦理问题上的唯心的神秘主义的见解是印度思想的主要成就，而且把这种见解看成是一种启示，其使命是挽救因“西方思想方式赤裸裸的实际主义”而陷于进退维谷境地的“自由”世界。现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之一，格拉塞那普，写道：“印度哲学，自其产生时起一直到現在，从未停留于純理論的世界觀，而始終是生活的哲学。因为大多数印度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都开辟了通向人类心灵深处的道路，并尽先注意其灵魂的奥密，印度人比任何人都早就开始了对心理学領域的認識；而西方则仅在为时不久之前才初次在‘精神分析’、‘自生訓練’等形式中利用了心理学……。不容怀疑，西方还能在这方面向印度人学到許多东西。首先就是……那种无所不包的宁静的愉快，这种愉快反映在人类的偉大的启蒙者及与世隔絕和擯弃一切世俗东西的人們的品格上”。②

相反，另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在同样的神秘主义的宗教

① P. 多予生：“印度哲学大綱”(P. Deussen: "Outlines of Indian Philosophy"), 1907 年柏林出版，第 45—46 頁。

② H. 格拉塞那普：“印度人的哲学”(H. Glasenapp: "Die Philosophie der Inder"), 1949 年斯图嘉特出版，第 454—455 頁。

的因素下却把印度哲学宣布为不科学的，而且是不值得重视的东西。黑格尔曾说：“我们所谓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可以把它认作哲学的。”①……藐视印度哲学的这条路线尤其明显地表现在英国人高夫的著作中：“东方学家必须正视印度特性的先天劣根性的事实；印度哲学是静止和停滞的热带思想，……它是由低等种族的哲人们，情性文化的人民”所创造的，“这种思想的合乎理性的发展完全起源于人类思维的一般运动方面”。②关于印度哲学低劣论或干脆是蒙昧的这种思想，就被引用于现代大多数的哲学通史的教科书中，如蔡勒尔、爱尔德曼、梯利、罗素等人的著作中。例如在梯利著作中写道，印度哲学“只算是一些神话的和伦理学的学说，它们不可能被称为是精心研究的思想体系”。③

虽然这些流派的创始者们，早在对印度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初期，即当欧洲还是满足于有关印度的极模糊和荒诞无稽的观念（而且渺不足道的东西也正象缺乏事实那样不能够引起幻想）的时候，就已经对印度哲学作出了评价，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科学却很少能对这种评价有所补充。如果说雨果在当时曾把黑格尔的徒子徒孙及其微不足道的批评者们比作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5页。

② A. E. 高夫：“奥义书哲学”（A. E. Gough: “The Philosophy of the Upanishads”），1882年伦敦出版，第6页。

③ Fr. 梯利：“哲学史”（Fr. Thilly: “History of Philosophy”），1914年纽约出版，第3页。

是一群把黑格尔哲学的皇袍裁做自己的外衣的畸形侏儒，那末大多数的现代理论家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甚至连这点也谈不上，因为他们的老师和前辈，如叔本华之流，早已就不穿皇袍了。至于这些似乎彼此排斥的观点，那末在较仔细的分析下就会发现：这两种人在评价印度哲学时的出发点是着眼于唯心的神秘主义方面，因而也就用这种成见来观察全部哲学的问题了。

十分明显，这样人为地强调含有合理内容的神秘主义因素是不可能获得所研究对象的客观情况的。这可以拿下面的情况来证实，即两派代表人物都异口同声地否定印度哲学同自然科学理论的联系。例如，美国著名的印度学家济默尔宣称：“印度从未有过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密切的接触，而这种接触是可促使它们彼此充实的”。^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印度哲学的真正对象及其目的始终是在于彼岸世界，或者是“宗教问题刺激了哲学思维的发展。”

西欧资产阶级哲学史实质上是藐视印度哲学的，有时把它归于史前的哲学，有时又只承认它的宗教问题。印度哲学和一般东方哲学“原则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无稽之谈就是由此而来的：前者似乎是宗教伦理学的论证，据说，它是“生活的哲学”等等；而后者则很少关心人类生活的精神方面，却较多地从事于纯科学的问题。由此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印度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在于印度人民的思维特性，在于他们

^① H. 济默尔：“印度哲学”（H. Zimmer: “Philosophies of India”），1951年纽约出版，第31页。

对于无根据的空想、神秘主义、来世論等等的爱好。在这样的看法下，这个国家經濟上落后的一些真正原因都被有意地或无意地抹杀了，而大多数資產階級的有關印度哲學的著作的主要社會作用之一也就在於此。

在印度本國，資產階級科學界的最反動的代表人物，如拉久之流，利用對印度哲學片面的描述來“証明”辯証唯物主義不可能在印度的國土上培植起來，因為，這是連綿數千年之久的印度人民精神發展的历史所不容許的。

許多學者，主要是印度和俄國的學者（博達斯，米那耶夫，謝爾巴茨柯伊，希里揚娜等），都反對印度和西方哲學在原則上截然對立之說。他們指出，“沒有任何根據認為，哲學之在印度，不同於在譬如希臘及其他文明國家，而是按照另外一些規律發展起來的。”^①杰出的俄國印度哲學研究者謝爾巴茨柯伊一再反對西歐的印度學，因為這種印度學把古印度人稱為“不能正確地思維和清楚地敘述的人，而這些優點只是屬於古希臘和現代科學的”。^②然而即使是資產階級科學的優秀代表人物，由於受方法論的限制，依然是不可能描繪出關於印度哲學發展的真正科學圖景的。

在資產階級科學中，第一，印度哲學被看作是與產生它的社會經濟條件相脫離的。第二，印度哲學史不是被描述為唯物

① 安南跋吒：“思擇攝要”（Annambatta: “Tarka-Saṃgraha”），1897年孟買出版，第3頁。

② Ф. И. 謝爾巴茨柯伊：“晚期佛家學說中的認識論和邏輯”（Теория познания и логика по учению позднейших буддистов），1903年俄文版，第1卷，第54頁。

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主要思潮的斗争，而是被描述为对世界精神实体的无休止的探索。在这种描述下，便认为印度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和唯一有价值的乃是唯心主义的和宗教的倾向。第三，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者把印度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归结为只是遮缚迦——路迦耶多^①的一个学派。这就忽视了其他许多学派中的唯物主义倾向。而且遮缚迦学说是以十分歪曲了的形式出现的。例如，我们所提及的多予生在论及遮缚迦的唯物主义时写道：“由于其轻率和放肆的大儒主义，它在东方未必会占优势。”

实际上印度哲学具有丰富的和发达的唯物主义传统，它是以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为基础的。

俄国和苏维埃学者在印度文化史的研究上，曾起过很大作用。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和米那耶夫都是对印度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奠基者。谢尔巴茨柯伊和奥尔登堡院士都对古印度哲学的研究有极大贡献。

用俄文出版古印度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晚期中世纪文献“罗摩衍那”以及许多印度文化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查特吉和达多的“印度哲学导论”，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哲学”等书，促进了对印度文化和哲学史的认识。

^① “遮缚迦”一译“旃婆伽”。——译者注

一 吠陀时期反宗教思想的萌芽

印度是上古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

印度早期的阶级社会可能属于紀元前四——三千年。这一社会的各族文化，所謂印度河流域文明，并不稍逊于它那个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而且在好多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它。但对这一时期文化的研究，目前只初步地做了一些，文字尚未完全通讀，因而关于这一时代各种思潮的可靠知識，我們知道得还很少。

一般推断，处于原始公社制最后发展阶段的很多古亚利安人的游牧部落，在紀元前三——二千年，就已經从中央亚細亚草原侵入了北印度。这些部落就不得不依从已經在北印度形成的奴隶制度。外来者和印度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混合，曾导致了新阶级社会和新文化的形成；这种新的阶级社会和新文化本身就带有两种文化影响的痕迹。

哲学斗争的証据，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一直傳流到我們現在的。

古代印度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和奴隶社会的产生过程，大概是在紀元前十——七世紀，以奴隶制的胜利而告結束的。印度奴隶社会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土地是国家所有的，这是由这样一些工作，如灌溉、給水、水利工程建設等等工作的性質所决定的；在那种条件下这些工作只可能用全国的集体力量

来进行。古印度的經濟单位是建立在手工业和农业結合的基础上的农村公社。它“是奠基在家庭工业上，奠基在手織业、手紡业和手力耕作业的特殊結合上，这种結合使它們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①公社中劳动分工由种姓制度固定下来。上述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奴隶制的宗法的家庭的性質。

古印度农村公社成員都是一定限度的生产資料(土地、牲畜、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古印度經濟制度的这种特点，又决定了它的思想体系上层建筑的特殊性，其中宗教起了巨大的作用。除了經濟的和經濟外的强制以外，又有在思想上影响农民的必要；这是通过作为人与神之間中介人的祭司来实现的。在古印度社会中祭司們之所以具有极大的作用，还因为他們是知識(农业的、地理的、天文的知識等等)的保存者和系統整理者；因此他們对經濟生活有显著的影响。这就使古印度的祭司，較之地中海区域的古典奴隶占有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重大得多的意义。大多数古印度哲学和一般思想体系的理論沒有摆脱神学的和唯心的神秘主义的附加部分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上述原因來說明。甚至大多数无神論(就其傾向而言)学說，也都飾以宗教的和神話的形式，作为它們真實內容的一种外表掩飾。

在古印度历史上，除了剝削者——婆罗門(即祭司)和刹帝利(即貴族和武士)方面，与被剝削者(奴隶和公社成員)方面之間的主要矛盾以外，又出現了婆罗門和刹帝利之間爭奪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327頁。

政权和剩余产品分配的斗争。在思想斗争中，刹帝利利益的体现者往往领导了反对婆罗门的反对派，在这时候他们就转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统治者阵营中的矛盾和争执，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往往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代之以团结一致了。因为人民群众的运动对剥削阶级的政权是有危险的。

古印度原始公社制瓦解的时代曾充满了公社大众和从它内部分化出来的祭司与军事贵族之间的残酷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尾声反映在吠陀^①之中。

对祭司和刹帝利权势增强的抗议，早在其中最古的梨俱吠陀中就已经看到。一位诗人在表达对这种权势的愤怒时，痛心地抱怨说：“一个愚人手中积聚的食粮，对他人没有一点好处。他只吃了一点，他并不分给他的友人；因此他们都斥责他”。

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动群众在思想上服从，因而把自己的意志当作神的法律来迫使他们接受，似乎这种法律是由神授给哲人的，神通过吠陀指示给每一种姓以一个永世遵循的确定不移的秩序。

吠陀指示不要羡慕他人的富有，而要安于自己的地位。因此，反对剥削的抗议在思想方面以反对婆罗门及反对作为神规定的吠陀权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也间接以反对吠陀诸

① 吠陀的创作时期属于氏族制瓦解的时代。它是神话、传说、颂歌和禱文的汇集。据说吠陀(依照字面是“知识”)系于纪元前三——二千年由神话中的哲人(仙人)编纂的；它确是留传到现在的最古思想文献之一。吠陀共分为4集：梨俱吠陀(各吠陀中最古者)、娑摩吠陀、夜殊吠陀、阿闍婆吠陀。